第四十七回　花有憐身入相府　沈廷芳花園得意

看官，你道那兩位公子是誰？乃是文華殿大學士沈謙之子，哥哥名廷芳，兄弟名義芳，維揚住家，也不是守本分之人。倚仗父勢，在這維揚地方，無所不為，強奪人家婦女，硬佔人家田產，累放重利，刻剝小民。他有四個豪奴，一名沈連、一名沈登、一名沈高、一名沈奎，倚仗主人之威，在外欺人。個個聞名喪膽，人人見影消魂。

沈家弟兄二人，今日路見崔氏，回至府中，沈廷芳叫道："兄弟，婦人我也見過多少，從未見過此人。這個婦人，生得風流可愛。"義芳答道："何不請人訪問誰家婦人？"廷芳道："有理，有理。"遂叫過沈連等四人，前去訪問，四人領命去了。

兄弟二人心癢難撓，左思右想，坐臥不安，一心思想那婦人，恨不得一時到手，方遂其心。不一時見四人走來回稟道："二位少爺，此人不是別人，就是花太師姪兒，名喚花有憐，不知怎麼到淮陰居住？"二位公子道："你們四人可有甚麼主意？將他哄進府來，重重有賞。"四人道："二位少爺，要那婦人進府有何難哉？"二人道："你且說來，是何主意？"四人道："待小人們明日拿個名帖，走到他家，見了本人，祇說我公子訪得花太師的令姪，我老爺下在此處。本該自己來奉拜，恐少老爺不會，故爾先差小人到寓，問個的確，即日就來奉拜，看他還是暫留，還是久住。若是進京，小人等扮做強盜，尾在後面，到了僻靜之處，將那婦人搶進府來。若是久住在此更妙，二位少爺明日就去拜他，等小人騙進府來，不怕他飛上天。"兄弟二人聽了大喜道："事成之後領賞。"

過了一夜，到了次日，四人走到有憐門首叩門。花有憐出來開門，見了四人問道："何處來的？"四人道："小人等是沈府差來的，奉我家二位少爺之命，昨日聞得相公是花相爺之姪，我家少爺本要親身奉拜，恐傳言不確，今差小人等先送上名帖。"花有憐看了名帖道："小生與你家公子未經會面，怎敢領帖？"四人道："我家太師爺與花太師爺同殿又同寅。

家爺不知便罷，既知相公至此，必須盡個地主之情，那有不拜之禮？請問相公，有何貴幹至此？"花有憐道："小生帶著房下進京，到家叔府中去，怎奈天時甚暑，暫住在此，延至秋後起身。"四人道："原來為此，小人告退。"登時四人去了。花有憐關上了門進去。崔氏問道："何人扣門？"有憐告訴一遍，明日等他來拜，看有甚話說，倘遇機緣，到他府中走動，也是好的。

一宿已過，次日清晨，忽聽有人扣門，外邊叫道："花相公、花相公，今有沈府二位少爺來拜。"花有憐聽得明白，即忙開門，相見禮畢，分賓主坐下，獻茶已畢。沈廷芳道："不知花兄駕臨敝地，小弟等多失進謁。昨日方知，今特拜見。"花有憐答道："昨蒙尊管賜帖，尚未進謁，今蒙光顧，有失遠迎，望二兄原宥！"沈廷芳道："花兄今至敝地，不知有何公幹？"有憐道："弟同房下進京，因天時炎熱，難以行走，所以暫住貴地，到秋涼即赴都中。"沈廷芳道："這個寓所能有幾間房子，且甚窄狹，如何避暑？不若請兄嫂過舍安歇，後來再得打算如何？"花有憐正在無門可入，一聞此言，心花都開了。答道："承兄美意，何以克當？萍水相逢，怎好輕造打攪，還是在此暫住罷了。"沈廷芳道："你我雖係初會，實為通家，何必太謙？祇恐供膳不周，有慢兄嫂，少停著小價打轎來請。"。言畢弟兄告別，花有憐送出大門，一拱而別。花有憐進內對崔氏道："快收拾行李，好進相府，也是我們時運來了，且到沈府過活幾年，省得杭州事發。"崔氏也覺歡喜，連忙收拾。不一時，見四個管家，打了兩乘轎子，一匹馬來請。花有憐早已收拾現成，另外叫了幾個腳夫，挑了行李，自己上馬。崔氏與小紅上轎，奔沈府而來。正是：

滿天撒下鉤和線，從今引出是非來。

轉彎抹角到了相府，花有憐下馬，祇見沈廷芳弟兄遠遠迎接見禮，花有憐稱謝。崔氏轎子抬到廳上，下轎出來，沈氏兄弟上前口稱尊嫂見禮。崔氏還了一個萬福，請他在東花園居住。當日擺酒款待，如兄似弟，非止一日。那沈廷芳兄弟商議：我們費了若干心機，將他騙進府來，他終日不離左右，怎得到手？豈不空養他三個閑人？等待今晚，將他請來同喫晚飯，煩他到典舖中去管理，他若肯去，不愁婦人不得到手。商議已定，堪堪天晚，著人請花有憐來同喫晚飯並消夜，酒至半酣，沈廷芳道："我典舖中，缺少一個管理之人，意欲拜煩花兄前去照應幾日。待有人接手，再請回來，不知尊意何如？"花有憐道："弟在尊府，多蒙二兄美意，些須小事無不盡心之理！"兄弟二人聽了大喜，彼時各散。

次日，沈廷芳叫人請了花有憐來吩咐。沈廷芳道："你把花大爺送至典舖中！"花有憐與二位公子作別去了。沈廷芳暗暗歡喜道："小花今日離了眼前，我且瞞著兄弟先去會會這婦人，看他如何？倘有機緣也未可知？"想畢遂悄悄走至園門，祇見崔氏一人，正在天井中磁墩上坐著乘涼。手拿一柄冰紗扇兒，背著面，在那裏搖扇。身穿一件銀紅紗小短褂兒，下邊穿一條玄色羅裙，內裏露出大紅底衣頭兒，梳得光油油的。沈廷芳不見猶可，見了之時，魂飛魄散，那裏按捺得住心猿意馬，緊走兩三步，低低叫道："尊嫂拜揖。"崔氏沒有存神，反嚇了一跳，回過臉來，見是沈廷芳。遂帶笑道："原來是大爺。"站起身來，還了個萬福。沈廷芳道："尊嫂貴庚幾何？"崔氏答道："賤妾今年二十一歲了。"沈廷芳驚問道："請教花兄年方二八，為何尊嫂又長五歲？"崔氏將臉一紅，微微笑了一笑，並不回答。沈廷芳見他不言語有些蹊蹺，便說道："我今日請花兄到典舖中去，撇下尊嫂獨自一人，豈不冷清？"崔氏將眼一瞅，又笑了一笑。大凡婦人嘲笑，就有幾分邪意。沈廷芳見他幾次笑容，魂早已被他攝去，那裏拴得住。走近身邊叫道："尊嫂，我今和你如此。"婦人又笑一聲道："有人來了。"沈廷芳一手抱住。

也不知崔氏肯與不肯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

created by free version of DocuFreezer